

結論

彰化的社會，就如同台灣其他移墾地方的小縮影，是個位處多元文化接觸與交融的複雜地帶，不僅在文化、風俗上產生作用，更在宗教信仰上一覽無遺，而在這幾百年的光陰中，不同族群的通婚、學習、涵化作用，都在彰化這一平原上不斷作用著，彰化內部也因為缺少天然的屏障，其間多為平原與河流、水渠流經之處，交通之便利使得閩、粵移民互動更趨頻繁。

在彰化的漳、泉、客三系移民除了初期或許有著語言上的隔閡、文化上的差異、經濟上的分配不均、利益上的爭奪，期間經歷了約 28 起的分類械鬥，但隨著械鬥所帶動的文化、族群接觸，時至今日，根據曾慶國的研究與筆者走訪彰化的這段期間，已經鮮少看得出其表面上的明顯差異為何，連特性較鮮明的客家人都被強勢的閩南文化所吞噬，因而後期才會出現了「福佬客」這群「閩皮客骨」的人，且大多數生活在彰化的客家人，甚至都還不曉得自己的祖先曾是客家人。

彰化在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後，由於政治區域有著階段性的劃分與切割，使得族群間的差異逐漸縮小，故彰化人對於漳、泉、客間所存在的差異也逐漸趨向類同，反倒是行政區域、村里間的關係越來越是緊密，彰化這塊平原也隨著地方意識的興起，帶動了一連串的研究，然在民間信仰這一塊，隨著濁大計劃的開展，也帶動了長期的媽祖研究。

一、漳、泉、客移民的進入與定居

（一）從清治移民到日治的籍貫統計

清治時期，是漢籍移民大量進入台灣的重要時刻，在這個時期，不僅造成原本生活在彰化平原上的平埔族之移動與消亡，更是影響著日後族群分佈結構的重要時期，隨著漳、泉、客階段性的大量集體湧入，造成了彰化平原「海口多泉、內山多漳」的兩大勢力瓜分局面，最後進入的客家人，由於人數相形之下過少，且進入的時間也太晚，彰化的精華地段早已被提前進入的漳、泉兩大派系所佔據，彰化最後只剩下貧瘠且交通不便的丘陵地段可供客籍移民容身，加上日後的 1909 年這批來自北部桃竹苗地區的南彰化平原第二代客家移民，分別進入二林、埤頭、竹塘、北斗、溪州...等地進行開墾與定居，實也對彰化的客籍勢力提升有著不少的幫助。

在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於昭和元年（1926）所做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仍可見客籍人口在彰化的族群分類，且在當時的員林郡及北斗郡還擁有一些的人口數，甚至還出現員林郡坡心庄這個客籍人口高達 80.88% 的村莊；反

觀其他鄉鎮，則多為泉州人，尤其是彰化郡這一帶，更高達 82.9% 都是泉州裔；漳州人則多分佈於員林郡，根據統計，在當時也佔有 56.9%，已經超過總數的一半了，在這樣被泉、漳勢力下夾攻的客籍移民，很容易被主流文化所侵襲而喪失自己原本的語言與文化。

（二）三系移民的「鬥陣」與「逗陣」

談到彰化，自然不免俗地會聯想到「分類械鬥」，而本論的第一章可知其分類屬性涉及漳泉械鬥的，有 16 起，閩粵之間爆發械鬥者也有 10 起之多，大多是由於爭奪水源、利益的分配不均，或是突發事件進而引爆漳、泉、客之間的猛烈衝突。初期這三股外來勢力，在彰化一直處於緊張的狀態，根據文獻上的記載，在 18 世紀時，幾乎都是屬於漳、泉兩派的械鬥，閩粵械鬥則到 19 世紀初期才嶄露頭角，而一直延燒至 19 世紀末¹。

在彰化歷史上的 19 世紀前半葉多是屬於三系移民之間的鬥陣，接著媽祖信仰的發展，帶來的和平的契機，但其實也不全然靠信仰這份力量來化解彼此間的隔閡，本研究推測時間在這之中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它不僅會將械鬥後的傷痕與仇恨淡化，同時也使民眾逐漸地模糊化族群間的界線。

在近期，彰化從省籍轉變以地域性空間作為族群分界的憑據，在漳、泉、客三系族群界定越來越不明確的同時，信仰的力量自然可以作為一個催化劑，尤其是媽祖不同於其他神明，有些神明的地方色彩強烈，帶有原鄉的族群意識，三山國王即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而媽祖信仰卻是跨地域、跨族群、跨省籍，跨越的幅度已經大大超越不同群體間分別我群、他群的意識型態，且伴隨著媽祖進香、遶境的頻繁活動，會進而帶動族群與鄉鎮間的互動，彼此的信仰文化也會在互相學習、模仿中趨向一致，故日後便難以有明顯的文化隔閡或特色顯現於彰化的媽祖信仰當中。

二、彰化媽祖信仰的分佈統計

（一）媽祖在台灣之興盛

台灣民間信仰之興盛，光看廟宇的數量即可窺知，除了每個庄頭隨處可見的土地公廟之外，媽祖廟的數量在台灣全部廟宇的總數中也佔有不少的份量，下表是前人階段性的統計各類廟宇的數量，福德正神在日治時期之前一直維持第一的名次，直到了國府時代主祀王爺的宮廟數量才攀升為第一名，而媽祖廟一直以來

¹ 參考自林再復《閩南人》、唐聖美《清代閩粵與臺灣地區械鬥之比較》及閻萬清、陳宗仁合編《彰化政治發展史》所整理、歸納。

都維持在前五名之內，若以較具有規模的正神來看，排除王爺與觀音信仰系統本身所具有的多樣複雜性，相較之下，媽祖算是主神較為統一的正神，均是大家所認知的「林默娘」。

表 5-1：台灣寺廟奉祀主神數量名列表

調查年 名列	大正 08 年	昭和 14 年	民國 49 年	民國 81 年
	1919	1940	1960	1992
一	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	王爺	王爺
二	王爺	王爺	觀音佛祖	觀音佛祖
三	天上聖母	觀音佛祖	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四	觀音佛祖	天上聖母	福德正神	釋迦牟尼佛
五	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釋迦牟尼佛	玄天上帝

媽祖之於台灣人，並不如三山國王之於客家人如此的有明確的族群屬性，或許可以說是祂的包容性很強，因此才可以吸納如此多的信眾，而彰化媽祖隨著移民遷入所帶來的信仰，也隨著鹿港天后宮的崛起、彰化南瑤宮的興盛，創造了彰化媽祖廟榮登彰化總廟數比例中的第一名，更可看出彰化人對於媽祖之狂熱程度是無可比擬的。

（二）彰化的媽祖

彰化的媽祖信仰起源得很早，至少已經有數百年的歷史，在這些歷史的進程中，隨著移民的進入，也自然地將信仰圈與祭祀圈的範圍加寬，從早期的數間老牌的媽祖廟鼎立，到後期的如雨後春筍般的不斷建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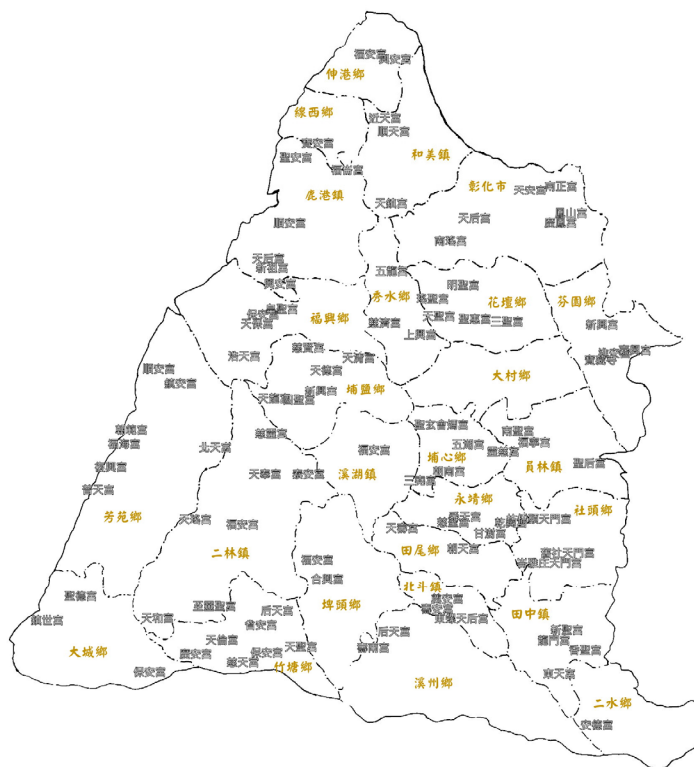


圖 5-1：彰化平原媽祖廟分佈圖

直至現今，彰化登記有案的已經高達 90 多間，相信其他私壇、有神無廟的情形若再一一加入，會使得主祀媽祖宮廟的數量暴增許多，且媽祖廟幾乎是座落在每個鄉鎮，更是當地村民的信仰中心與活動中心，而在人情逐漸淡薄的工商業社會中，媽祖廟也是彼此間情感交流的重要場所。

彰化媽祖信仰的崛起，根據筆者所訪查的 74 間媽祖廟，起源的經過大致上可區分為下列七大類，其中以「台灣媽祖廟分香」的案例為最多，可顯現出近期媽祖信仰在台灣的在地性之提升，並足以與來自中國的信仰勢力做一抗衡。

表 5-2：媽祖金身演變類型表

	類型	說明
A	香火→神像	攜帶香火而後雕刻神像祭祀
B	台灣媽祖廟分香	由大廟的媽祖分靈至小廟
C	中國媽祖廟分香	早期先民攜帶神像來台，後建廟奉祀
D	湄洲祖廟分香	來自中國湄洲祖廟的湄洲媽
E	族姓私佛	原為家中奉祀，後靈驗並建廟
F	傳說→神像	當地媽祖顯靈、降乩或傳說故事，使信徒雕刻金身祭祀
G	海中撈撿	自中國漂流來台灣的神像

根據田野訪查的結果，筆者大約可將彰化媽祖廟的興建時間分做八個階段，

而這八階段其實也大略代表了台灣媽祖廟的香火起源，所以說彰化是台灣社會的縮影，其實在信仰上也可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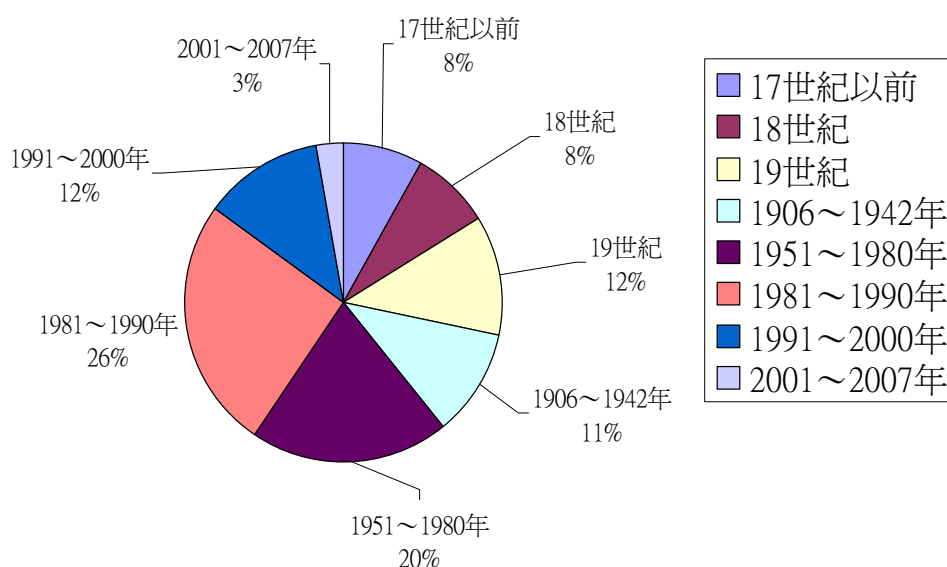


圖 5-2：彰化媽祖廟興建年代比例圖

隨著媽祖香火的傳遞，自然興建宮廟的工作也會陸續進行，上圖為興建年代的比例圖，大致可以看出，台灣在 50 年代後期，隨著日本政權的宣告終結，各地便開始大興土木，約有六成以上的媽祖宮廟，都是在這短短的幾十年內樹立起來，除了經濟之因素，也有可能是台灣內部媽祖香火的旺盛，與緊接著開放民眾進入中國後，各地爭相迎請湄洲祖廟的神像所得出的結果，就是彰化縣內媽祖廟林立。

三、媽祖信仰在漳、泉、客三者的表現情形

(一) 藝術造型的發揮

媽祖信仰源自中國，綜觀宮廟內的一切擺設、設計，概念雖然亦來自中國傳統的宮廷結構，但在台灣發展的數百年中，已然擁有台灣獨特的裝飾技巧與美感呈現，而在本論文中，試將前人對於漳、泉、客三者的建築藝術剖析做一歸納，並將其重點套用至觀察彰化媽祖廟的整個構件中，宮廟內的斗拱、瓜筒...成爲觀察各籍匠師在媽祖廟建築展現的重點。

依照筆者所觀察的案例，用最能代表漳、泉、客的三間宮廟來分別闡述三者在建築上的特色，南瑤宮是以漳州人爲主，以多變及揉雜各時代的文化美感，並挾帶政治色彩的方式來呈現宮廟的建築；以泉州人爲大宗的天后宮，則是堅持傳統的技法，並在彰化鹿港培植了一批泉派的匠師，進而擴及到整個彰化的宮廟建築樣式；座落於客裔聚居埔心鄉的五湖宮，整體造型雖然簡單卻面面俱到，廟宇

裝飾更融合當地的特產，將在地特色融入傳統的宮廟之中，由此可看出媽祖信仰在彰化的在地化。

但後期所興建之廟宇，由於工藝技巧的發達，以及現代技術的引進，已多喪失傳統木結構的精美，而彰化許多媽祖廟都是仿造鹿港天后宮的格局或是其他比較古老的廟宇，整體看起來雖然華麗，卻也喪失許多原創的味道，然有些宮廟或許是因為剛從家中奉祀轉為公廟對外開放，有許多規格還無法與媽祖廟的基本格局相提並論，因此彰化的媽祖廟也呈現格局不一，廟體大小是隨著本身祭祀圈與信仰圈的大小而決定，而非以媽祖的神格來加以建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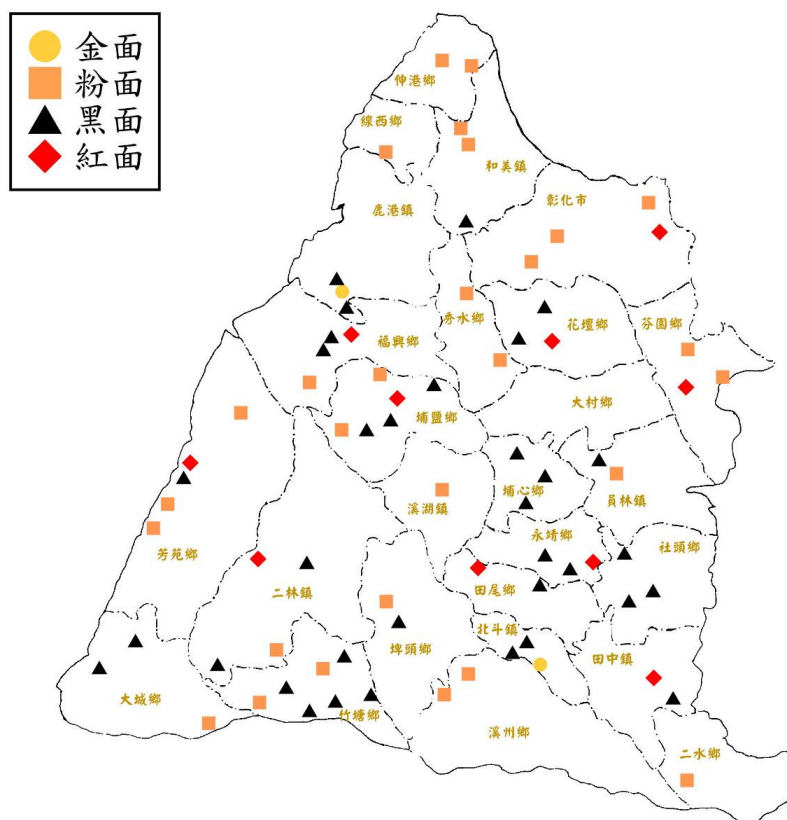


圖 5-3：彰化媽祖面容顏色一覽

關於宮廟之藝術，除了建築本身，還有神像之形塑也是筆者觀察的重點，媽祖面容顏色雖然無法準確的看出漳、泉、客之差異，卻也在歸納中看出其實彰化並不全然都是以黑面媽祖為主，粉面媽祖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推翻之前有人提出彰化多為黑面媽祖之論點，且其散落的地點較偏內陸，是否與族群的分佈有密切之關係，更待進一步的討論。

(二) 配祀神的選擇

彰化媽祖的配祀神，根據筆者的訪查，以註生娘娘、福德正神這樣的組合模

式為最多，高達有 17 例之多，其次為「註生娘娘、境主公」及「福德正神、五營神將」這兩種組合，也各自擁有 4 個案例，這在重複性不高的旁祀神組合中，已經算是常出現的模式，比較有趣的是，這些神明都沒有明顯的族群色彩，而先前提到具有明顯族群色彩的神祇，目前泉籍有出現 6 例，也就是媽祖廟中是以觀音為旁祀神的，漳籍的鄉土神目前尚未發現任何一個案例，但客籍神明則出現 5 間，分別是座落於保安宮（竹塘鄉）、朝南宮（埔心鄉）、永靖鄉（舜天宮）、田尾鄉（朝天宮）、竹塘鄉（保安宮），這些鄉鎮是彰化歷史上客籍移民進駐較多的地帶，因此筆者由此推論當客籍神明無法單獨建廟之時，會改藉由旁祀神的角色來進入當地村民的主要信仰系統，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僅滿足了當地客籍人士的信仰需求，媽祖廟也提供了一個舉行公眾祭祀的場所。

宗教的進入與移民的遷徙有著密切的關係，即是所謂的「鄉土神」，也就是早年當第一代離開家鄉時，通常都會迎請家鄉最為威靈顯赫的神明，來做為其「保護神」，到台灣定居之後，才漸漸的將神祇一一請往磚牆瓦頂的寺廟中奉祀；然配祀神的選擇有時候會依據主神來做挑選，有時也會隨著當地族群的喜好來做定奪，若依照後面的途徑來做推斷，配祀神的選擇肯定與原鄉的信仰有所關連，所以從配祀神的觀察上，隱約也可以將當地的族群屬性作一對照，或許可由此推斷該地在信仰上是否還保持傳統的原鄉信仰。

四、漳、泉、客的邊界在媽祖信仰中漸趨模糊

（一）原鄉神祇入媽祖廟

台灣的宗教由於多神信仰使然，每間廟如果格局夠大，必定為配祀其他神明，除了媽祖廟必然會出現的千里眼與順風耳兩者之外，還有座落於媽祖神龕兩旁的神明，在彰化媽祖的旁祀神，大部分都是與註生娘娘與福德正神作為搭配，這也是台灣媽祖廟的共通性，排除這些例子不看，一些較具有族群特性的區域，就會出現觀音、三山國王這類代表原鄉神祇的旁祀神會出現，文中也針對這些神祇做闡述，筆者是認為由於媽祖信仰廣納了如此多元的民族，自然也會將該族群的保護神吸納進去，這些神祇自然會出現在媽祖信仰系統之列。

表 5-3：彰化媽祖廟旁祀神一覽表

祀神	數量	祀神	數量
註生娘娘	35	三山國王	1
福德正神	33	巾山國王	1
各姓王爺、千歲	9	獨山國王	1
玄天上帝	9	三官大帝	1
五營神將	7	田都元帥	1

觀音菩薩	6	伽藍主宰	1
文昌帝君	5	范謝將軍	1
神農大帝	5	張天師	1
關聖帝君	5	景王公	1
地藏王菩薩	4	開台國聖	1
城隍爺	4	陳姓王公	1
境主公	4	龍王尊神	1
太歲星君	3	張天師	1
中壇元帥	3		

上表為查訪彰化媽祖廟所做的歸納數據，雖然具有族群屬性的神祇並不多見，但依循這條路徑來看，依舊可窺知一二，也就是保護神的入廟是有可能的，媽祖的旁祀神有時也會隨著周邊族群的屬性而做變動，並非一成不變的，也非全然的隨機取樣。

筆者也思考為何旁祀神的選擇無法盡情的表現族群色彩，或許是因為台灣寺廟林立，保護神有時不需降低姿態只做旁祀神，祂也可以依靠眾人的力量來獨立建廟，所以在一些比較新興的宮廟，自然也不復見這些神祇的蹤跡，反倒是有如媽祖廟的固定套用格式不斷出現，除了在建築上可見到，連在配祀神的選擇上也會如出一轍。

(二) 漳、泉、客三系邊界在媽祖信仰中的匯流

漳、泉、客這三群有著不同文化屬性的移民在進入彰化平原這個區域之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一剛開始的文化差異所導致的衝突與摩擦，日後隨著來往的頻繁而使得彼此間文化的相互交流，加上語言的共同、客語的流失...等情形，彰化的這三群人已很難有著明顯的區分。

在本論文中，筆者以媽祖信仰這條路嘗試來尋求漳、泉、客的邊界，就目前手邊的資料推論之，彰化媽祖信仰中的漳、泉分際已經式微，同樣是來自閩南地區的移民，相對於粵東的客籍移民，漳、泉之間的界線很容易因為文化的相近而互相被同化，然客籍移民因為與閩南地區的文化有著顯著的差異，所以在保存上有其方便性，像是旁祀神中三山國王的出現，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是屬於客籍移民的信仰。

再就地區性的神祇造型來做歸納，則千里眼與順風耳在客籍地區的造型顯然不同於彰化其他宮廟所詮釋出來的千里眼與順風耳，但是若要在這其中詳細去區分漳、泉兩籍原鄉神的差別，色彩就顯得沒這麼強烈鮮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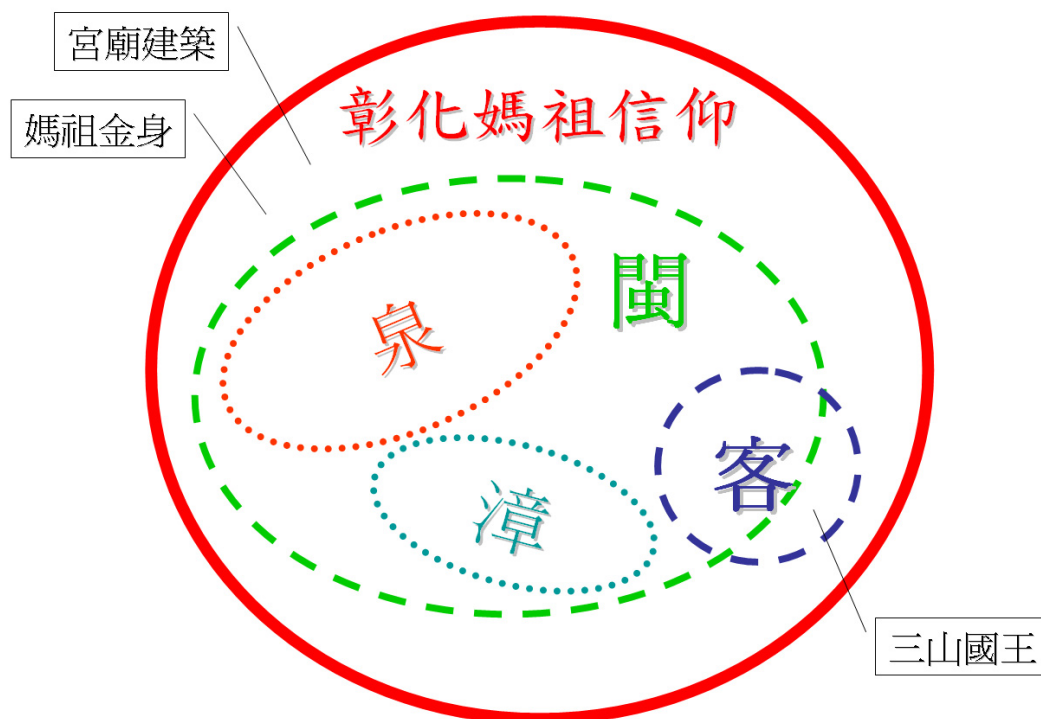


圖 5-4：彰化媽祖信仰示意圖

上圖為根據論文內容所做的彰化媽祖信仰示意圖，由此圖可看出在彰化的移民歷史中有三大族群並存，分別是為泉州人、漳州人與客家人，其中客家人在信仰這方面，有三山國王作為其明顯的辨識，漳泉的信仰則歸併至閩文化的信仰體系之內，所以時至今日，漳、泉、客在信仰上的邊界逐漸模糊，且漳泉又匯流成「閩」文化，與「客」作一對比。

而在媽祖信仰中，可見到的閩客邊界，又以旁祀三山國王可作為最為明顯的指標，在其他諸如建築、金身方面，則多被媽祖信仰這樣的大觀念所籠罩，成為彰化媽祖信仰的特色，漳泉所存在的差異，也逐漸在媽祖信仰中被消融，整體轉變為彰化媽祖的特色。

彰化族群這樣一路走來，是從漳、泉、客這樣的順序進入彰化平原，歷史也是從三系之間的鬥爭揭開序幕，在這百年來的相處之下，文化的三分法逐漸地匯流，直到今日，在彰化的媽祖信仰上，又變成閩、客這樣的二分法，漳、泉的融合變成了「閩文化」的代表，然在其他外顯物質的表現上，真的較難看出三者間的明顯差異，幾乎都會被泉籍的強勢所遮掩住，只能藉由一些信仰組件的表徵，來進行推敲與比對，這是彰化泉籍人數眾多所導致的文化主流導向，也是現代社會中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所衍生的對話問題，這些現象在彰化媽祖信仰中也可一覽無遺。

